

• DADISHUXIDADISHUXI •

墙壁上的眼睛

薛涛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大地书系 •

新小書刊

墙壁上的眼睛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第 173 号

· 大地书系 ·

墙壁上的眼睛

薛 涛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久利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5 印张 90 千字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05-225-0/G · 101 定价 6.80 元

合套总定价:37.00 元

作者小传

薛涛，1971年出生于辽宁昌图。曾在铁岭师专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在营口市老边区高级中学教务处供职。近年主要从事儿童文学及微型小说创作。系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营口市作家协会理事。

曾在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及辽宁第五届儿童文学奖等评奖中获奖。其微型小说发表后多次为《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儿童文学选刊》、《中学生阅读》等刊转载、评论、改编。并收入各种选本。

已出版短篇小说集《1980年冬天的船坞》。

本书系薛涛的微型小说专集。

目 录

阅读顾问(自序).....	1
---------------	---

情感风铃

一盆兰草的释义.....	7
明天花园.....	9
关于抽屉.....	11
景泰蓝花瓶.....	13
草坪上的石雕.....	15
一盆夜来香.....	17
感谢雨伞.....	19
遇见孩子.....	21
夜间电话.....	23
从前的妻子.....	25
码头女孩.....	28
曾子谟.....	30
邂逅.....	33
夜客.....	35
外星人.....	37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40
火红的枫叶.....	42

假面舞会

墙壁上的眼睛	45
关于门	47
病	48
剧情内外	50
文学大师简伟的巨著	52
画家和他的女儿及妻子	55
遭遇老鼠	58
玫瑰梦	61
拒绝声音	63
真假谎言	65
即兴情感	68
钓	70
残疾	72
城市	74
好酒	76
废品	78
越狱	80

嘻笑酒吧

古典人	85
妻子有洁癖	88
罪过	90
影子恋人	93
设法感冒	95
性别误差	97
微妙关系	100

想贫穷也不容易·····	102
中计·····	105
狗势·····	108
盗窃新举措·····	110
钥匙圈儿·····	112
英雄胆小·····	115
大火·····	117
口误·····	119

涂鸦岁月

“好”的故事·····	123
少年与镜子·····	125
名人·····	128
寻找野狼·····	130
送礼·····	133
作家和小偷·····	134
偶像·····	136
爷爷·····	138
姥姥的一本书·····	140
秋千·····	142
乐园·····	144
矮个男孩和高个男孩·····	146
怀恋板车·····	149
天上的故事·····	151
断指·····	153

阅读顾问(自序)

这是我的第一本微型小说专集。很单薄。我说它单薄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即,无论是作为印刷品还是作为艺术品,它都没有令人满意的厚度。当初我曾想用增加这件印刷品的厚度的办法来冲淡一下它作为艺术品的单薄,可我很快意识到我错了,这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办法,不可取。

我出版它只是为了给我以前几年的微型小说创作留下一份备忘,它将记载我的单纯与稚嫩,还有青春的热情。我相信随着年龄乃至阅历的增长,我的微型小说也会有所“增长”。我知道,对于创作来说这是最乐观的一种情形了,也有恰恰相反的时候。不过我习惯用善意而乐观的态度去评价我手中的笔。

我把这几十篇小说分成4辑,还别有用心地取了4个讲究的名字:情感风铃。假面舞会。嘻笑酒吧。涂鸦岁月。这纯粹是为那些有着不同阅读兴趣的朋友们在选择时能稍稍方便些,免得在自己本不喜欢的那类小说里长久地迷路。这样,我也就好解释下一个问题了:这4辑的分类没有值得推敲的科学性。我只是凭感觉再加上一点理性分析就给小说们划分了“阶级”,扣上了“帽子”。情感风铃——写情爱生活的小说;假面舞会——手法荒诞一点儿的小说;嘻笑酒吧——写得有趣甚至幽默的小说;涂鸦岁月,以少年儿童视角切入生活的小

说。

就这么简单。

选编完这几十篇小说，有一刻我也曾暗自欣喜：原来，在我十分投入地从事中短篇儿童文学创作的这几年时间，还精心制作了这些袖珍故事！艺术品位高下不说，我投入的真诚无疑是有着很高的“品位”的。

我的文学爱好史很短。严格点说是从铁岭师专中文系读书时开始的。受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的影响，我把兴趣从哲学转到文学上来。我很快意识到文学可能更适合我散漫拖沓的性格。于是跟他们一起组织文学社办油印的刊物，自己也开始大量写散文练笔。那时不想发表什么只想练练笔。暗自憋一口气，准备一举写出好作品时再拿出去亮堂堂发表（拉出的是莫泊桑的架势。）1992年我21岁那年在《当代作家》双月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小说不长，发表后曾被《小小说选刊》及《名家精品小小说选·梦花结》等书刊先后几次转载。从此我便开始了小说创作。最终是一边认真地写儿童文学，一边写微型小说。在这两个领域我很难说更偏重哪个。写着写着我就把两个领域搞混了。写少儿小说时，我偶尔把写微型小说的一些经验运用进去，结果写出若干很短小的少儿小说。而《百花园》、《南昌晚报》等报刊也发表过我若干以儿童的视角展开情节的微型小说。这两个领域可能可以互补，都有“单纯”这一共性。不知在它们的接合处能否搞出点微型小说的特色来。我正在琢磨。

读了上面这些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本书中我为什么能单编出一个“涂鸦岁月”来了。

我把小说看得很重，有时看得比吃穿住行还重要。每天，

我蹬着山地车穿行于熙熙利来攘攘利往的世界中，一想到我还写小说，还有小说可写，心里就格外踏实。我不管这叫充实，这是一种内心的平安。人，肯定是由高等动物退化而来的，而且还在继续退化着。达尔文们搞错了，马克·吐温抓到了真理。我惧怕那种想象力枯萎神经麻木的退化。对我来说，写小说是对抗这种退化的体育健身运动。这多好啊！

写微型小说又是这种“体育运动”中最美妙的一个项目。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型小说是一种益智的文体，它像童话一样可以启发智能。我的微型小说的降生往往源于一个闪念，一个顿悟。我抓住了它，它就给我变出一篇来。每写出一篇自鸣得意的我都会觉得我比昨天又聪明了一点儿。所以我几乎从不刻意地去写微型小说，这多少影响了我的微型小说的产量。我的“微型小说”们是躲在某片云彩后面的星星，我与它们联络的方式是心灵感应。一旦感应到了，我便可以伸手摘取它们。它们也就是我的了。

我的生活经历中没有值得卖弄的颠沛流离与大起大落。幸好文学同情我这个生活经历很贫穷的苦孩子，让我有机会读了一点书并具有一点想象力创造力，让我经常有小说可写，经常有微型小说可写。

所以我和微型小说的故事远还没有结束。《墙壁上的眼睛》只标志着一种开始。

同时，也是一种结束。我知道，该是我向着过去挥手告别的时候了。

薛涛

1996年，冰雪初融

報告于其法其管向與是類，首快與。宋薛翬一曼母，相同。

標

第 一 辑

情感风铃

一盆兰草的释义

有一盆兰草，由一个小女孩伺弄着。

有一天，妈妈告诉女孩每片叶子的含义。

——一共两片叶子。肥大的一片是爸爸，另一片是妈妈。

懂吗？

女孩笑了。懂了懂了。

妈妈又说，再过几天还会生出一片小叶来的，现在我们就勤浇水吧。说说，那片小叶该是谁呢？

女孩想了想，说，是我。

妈妈笑了，夸女孩聪明。

爸爸也走过来，摸摸她的头，也夸她聪明。

爸爸妈妈精心伺弄这盆兰草。果然，那片小叶一天天长出来了。他们都很爱护这片小叶。小叶是他们的女儿啊！女孩也喜欢两旁的大叶。那是爸爸和妈妈。平时一看那盆兰草，女孩就感到温暖。

小叶长出以后，两片大叶逐渐分开了，而且长得越高分得越远。女孩用手扳了几次也不管用。是啊，爸爸妈妈已经开始吵架了。

女孩便倍加看护这盆兰草。她不希望这盆兰草因为什么而毁掉。

有一天爸爸走了。妈妈用剪刀剪去了那片厚大的叶子。女孩明白，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爸爸。

女孩坐在花盆前哭了，眼泪打在剩下的那两片叶子上，两片叶子便一抖一抖，开始了孤伶伶相依为命的生活。

不久，在她和妈妈的生活里又多了个陌生的男人。陌生男人有时打电话约妈妈陪他去外面跳舞，有时还暗暗到家里来。妈妈很少陪女孩了。

女孩知道该怎么办了。她先捧着花盆哭了一场，然后轻轻剪下那片“妈妈”叶子，把它放在妈妈的枕旁。妈妈回来时，看见了，偷偷哭过。

有一段时间，女孩一个人守着一片小叶子过日子。

有一天晚上暴风雨，把窗子都吹开了。女孩早晨醒来时伤心地想：完了。跑到窗前一一看，那盆兰草果然不见了。

女孩伤心地望着窗外。

女孩感到身后有人。回头一看，是妈妈。

妈妈手里捧着那盆兰草诡秘地望着她呢。女孩明白了：昨晚暴风雨时睡在妈妈怀里不是做梦啊！

女孩说，看，叶子又有了变化。

女孩一看。可不，那片小叶已经长大了，旁边又生出一片小叶。

妈妈说，说说它的新含义吧。

女孩什么也没说，扑到妈妈怀里。

原来，妈妈决定不理那个男人了，又回到了女孩身边。

这回，女孩又开始盼第三片叶子了。女孩还把一碗湛清的水浇在花盆里……

明天花园

一对新婚夫妇住进花园附近的一座房子。是妻子先发现这里有花园的。那时，是傍晚，妻子挽着丈夫散步。结婚前后的张罗是一次辛苦的劳动，他们想抓紧时间轻松一下。

“这里有个花园！”妻子说。像许多女人一样妻子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女人。

“哦！”丈夫没有那么强的好奇。可也感到惊奇。因为他们谈恋爱时常常苦于去花园遥远，不想这回住到花园门口了。

妻子甩开丈夫的手臂向花园门口跑去，可是跑近了才看明白，花园已经关闭了，是傍晚的缘故。妻子很失望。

“明天还可以来嘛。”丈夫安慰道。

“好，明天。”妻子说。

第二天，妻子刚刚闪过去花园的念头，就想到今天应该到亲戚朋友家走走才对。于是他们一连几天马不停蹄。他们感到繁忙的人生旅程算正式开始了。

一天傍晚，他们疲劳地躺在床上。不是没有说话的力气，是没有心情，所以只有沉默着。忽然妻子想起了花园，说，“明天咱们去花园吧。”

“啊，对了，明天一定去！”丈夫说。

可是第二天他们又匆匆忙忙上班去了。不久妻子生了孩

子，孩子太小又体弱多病，去花园的事干脆成了时而淡忘时而又记起的话题，而且永远是关于明天的话题。孩子大了，可以稍稍脱离母亲了。这时丈夫的事业又进入了上坡阶段：前途无限光明但道路艰难崎岖。妻子鼓励丈夫说，爬过这段坡就好了。丈夫信心百倍地点头。后来妻子也无意中提到那件事，丈夫说，忙，明天吧。然而到了“明天”，还有更重要的事，妻子理解丈夫。

严格点说，不是没有那点时间，是没有那种兴致。

后来的一天，妻子站在镜子前梳理时发现镜子中站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妻子一愣，这是谁呢？不过妻子很快判定：这就是她。掐指算了一下，也确实到了苍老的年龄。

“咱们已经老了，你知道吗？”妻子把这发现告诉丈夫。

“哦……”丈夫抚了抚干涩的头发。

夫妻俩就坐在沙发上缅怀过去忙碌的大半生：几多收获几多失落，不过还是惆怅占了上风。说着说着他们几乎同时想到了那个一直被拖延的话题。

“明天去？”

“不，咱们没有太多‘明天’了。”

“那这就去。”

他们互相搀扶着下楼。大约走到那花园的位置了，丈夫问，花园好吗？长着什么样的花？丈夫已失明了，一年前的事。

妻子这时发现那花园已经不存在了，拔地而起的是一片片高高的厂房。可妻子不忍心让丈夫知道这个事实，就竭力挖掘着自身本已枯萎的想象力。

一边想象着一边为丈夫描述那个不存在的美好的花园，直到丈夫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时妻子才容许眼泪流出来。